

哀傷的影子你是誰

她一直以為聲音是平等的。

也就是說，所有那些她從幼小就聽聞得到的聲音，別人也一定都能聽得到。當然，有些聲響確實是人人都清楚能夠同時聽見的，就像是颱風夜裡，風吹刮過窗縫嘶嘶的鳴叫聲，屋外樹幹枝葉驚惶擺動相互碰撞的聲響，遠處滅火車或救護車急急奔馳來去的緊張鳴笛，鄰屋夜半忽然嚎哭起來的嬰孩，以及那些咒罵、吵架和所有怨怒惡意的彼此嘶喊。

但是，她也逐漸發覺有些聲音，其他人卻似乎完全聽不見，這讓她十分震驚。譬如自己那時仍在嬰兒床裡，隔著木柵欄看見母親光著下身，在深夜初靜下來時，匆匆入到父親獨眠的臥房裡，然後傳出來獸般低吟捲攪的喉音，阿阿阿摠摠摠。她清醒地聽著這熟悉的聲音，手腳並置玩著空無一物的奶瓶，間斷發出咿呀應合的聲響。

那時，她忽然明白自己其實是與這樣的聲音，真正共處的那唯一僅有的一人。即令，隔著木板牆外持續發出震動聲響的父親及母親，依舊是完全對這一切聲音沒有真正的知覺，他們只是反覆自我動作著，並伴隨動作發出壓抑摠摠阿阿聲響。此外，對這時刻的真實聲音一無所覺。

或者，小學午後在家中寫作業，身後有細瑣的奇異聲響。回頭好奇尋走過去，竟是父親攜回來那盆蝴蝶蘭，一只毛毛蟲正專注咬噬蘭葉，希希娑娑希希娑娑。她四周環顧，父親依舊坐藤椅看著報紙，母親則桌邊揀著菜葉，對這發生的一切，兩人同樣沒有任何知覺。

依舊是她與聲音的一人獨處。

這樣被聲音渾然環抱與隔離的經驗，漸漸與孤身獨處的某種寂寞，相互融合起來。這種寂寞像極了那隱身的細瑣聲響，在無人注意時狠狠咬噬著她的心葉，意圖要逐步撕裂開她的整個內裡。尤其，到了某個年齡之後，她更是確切地明白，包藏在最暗處內裡的心居，原本就是要讓他人來撕裂用的，差別只是有的人沒有自我選擇地被撕裂，有的人則自知也自願地、等待著被撕裂開來。

譬如母親與稚子的忽然消逝去，都令她完全措手不及，而有著近乎受難般的痛苦不幸感受。她日後反覆地想著，為何這樣最是深愛的人，卻反而成為自己所感受到不幸的源頭呢？難道所有的愛的本質，就是必須受難、就是必須不幸嗎？或者，其實愛自身本就隱藏著某種惡意與不義，讓我們因此無從迴避地必須受苦？但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這樣隱身的惡意與不義，到最終也會有盡頭與極限，像死亡一樣無選擇地攤露自己在眾人眼前嗎？甚且，是否還能夠在被生命與現實超越時，呈現出真正完美、純靜，以及總是期待被愛著的驕傲姿樣嗎？

她其實不知道答案是什麼，就譬如自己會這樣冒然嫁到不熟悉的遠處，決定與幾乎還不完全認識的這個男人，一起過起連結難分的生活，難道就是對於

這樣深埋在底層、某種自我困惑的逃避與投身？正是因為不知應當如何避躲，就乾脆反轉來勇敢地躍身進去？而所以一切會如此發展，似乎正就是自己這樣暗藏對決的個性，使她在生命的起伏波瀾過程裡，拒絕對於所謂的不幸遭遇，做出補償或道歉的承諾，更不願意憑空去想像或者期待、那些與愛相關的任何暗示。反而，寧可透過某種自我拆毀的固執，來確認這一切生命歷程的必然真實存在。

惠君對於自我的理解，其實是隨著生命的運轉節奏，而逐步清朗透視出來的。但是她自幼就愛這樣飄游沈思，尤其是所有與愛有關的事物，都會引她回繞墜入。她也曾經因為太過奇怪的問語，而令周邊的大人們震驚難安，以為她是看了什麼奇怪的書本內容，或是被什麼壞東西依附干擾。但是，無論現實如何行轉，生命如何艱苦攀爬，她依舊堅持沈浸在自我的喃喃對話世界裡，只是漸漸不再對別人述說出口而已。

確實，她也發覺沈思時的敘述話語，有時反而完全像是另一人的口白，自己更像是一個不相干的聆聽者與轉述者。這樣的惚恍感覺，日後她更在小兒子唯虛的身上，見到益發清楚的顯現，譬如在唯虛猶然幼小時，聽他喃喃說出一些奇怪的話語。這樣的跡象越發明顯，尤其讓惠君感覺到在唯虛與自身間的轉換承遞，也就是說，她發覺到這樣殊異的質地，漸漸從自己身上消褪去，反而在唯虛身上見到明顯的萌芽發展。最終，甚至感覺自己根本就只是唯虛出現的一個前導者，有如一個被派定的引路者，完全不是自以為的那個真正命定者。

但是，惠君依舊會深深思索著與愛相關的事物，這樣的能力並未渙散失卻，也成為她與童年自我的唯一連結所在。惠君發現自己一直懷疑著愛所具有的目的，卻同時完全願意相信記憶的真切力量，以及相信記憶與愛之間的某種必然關係。她覺得唯有透過記憶，對一切不幸作出反覆沈思，才會是最純淨的愛，一如唯虛日後所說：「雖然記憶最終必將成為生命的重負，但是，唯有經由這樣進入記憶的出神狀態，讓此刻依舊壓身的一切重負藉之做出轉換，而得以顯現出漂浮狀態的輕盈，並讓那從來就難以在場的愛，有真正的機會作顯現。」

惠君知道透過私己的記憶，所流淌出來的幽微訊息，正就是愛可以真正藏身的處所，也明白在記憶與愛之間，必然有著永恆搏鬥某種戀人般壯烈關係。此外，她更是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並沒有任何的真實力量，可以來主導或對抗這一切事物的即將發生與走向。自己於今唯一可以依恃的，只是時間與耐性而已，就是能夠等待著生命來作引導的沈靜力量。

因為，她相信所有的記憶與愛，最終都會慢慢自我顯露出來的。

遷入這屋子不久，她就認識了阿宗。

阿宗與她的相見，最先只是每日中午前後，三輪板車帶來的蔬菜與肉魚販賣。因為家裡人少，除非有特殊的情況，才會去遠處的菜市場採買，平常就選

擇這樣穿行的叫賣板車，做少量的菜食添補，來應付兩人日常的簡單吃食。這樣的日子久了，漸漸相互熟悉彼此交易往來的互動習性，覺得特別順手稱心。

後來，是阿宗先發覺她來自南部的事實。可能是她的口音或是她的穿著舉止，還是飲食購物時所透露的偏好，讓阿宗某日像是自然也無意地，就邊熟練捆紮著手上的青蔥，一邊說出：「阿……你是南部人嗎？」

她先被驚住，就說是啊是啊。立刻反問去：「那你也是嗎？」發覺兩人竟然來自相距不遠的村鎮。阿宗年紀大她差不多有十歲，比較早就遷住到這個繁華的北部大城市，顯得一切都比她應付得從容妥切。她會好奇問著：「是喔，那……那為何你會這樣搬遷上來呢？」說並沒有什麼原因，當時自己其實年紀還太小，就只是跟著生性愛四處遊蕩阿爸的關係：「一個不小心……就在台北住了下來。哈哈……，本來也是四處住的，沒什麼差別的啊。哈哈……哈哈。」

但是，阿宗說：「其實那個老家……其實老早就很少會回去到那裡拉。那裡其實只能算是我阿母的故鄉拉，不算是我自己的家鄉的。就是……就是久久當然也會去住一陣子，是那個在南部靠海邊的小村子啊。阿，對了……還有連我那個現在跑到不知哪裡去的老婆，就是以前在那裡娶到的呢！」

也許因為有著這一層故鄉的關係，讓阿宗顯得特別願意額外給她一些照顧。順手的蔥薑蒜這些就不用說了，阿宗還會特意幫她留藏譬如一片豬下腰的瘦肉，或是時鮮的溪流魚隻，「這個先切片然後用麻油薑片快火炒一下，記得多澆一些米酒下去，真的很補身體的，尤其是像你這樣懷著小孩的女人吃最好不過了。」也會順道說著烹煮時當留意的事情，還有「……這條魚隻不要放過隔夜去，最好現在立刻去煮一碗鮮清湯喝下去，加點薑蔥鹽巴就好，滾一下就馬上起鍋，完全剛好、是剛剛好可以現喝下去的啊。」

或者是颱風要來的時候，會叮嚀惠君該多備些什麼生鮮蔬菜的：「菜葉類的都已經漲起來了，就算了不要買，不如多買一些蒲瓜什麼的，不容易壞也耐吃。你知道過兩天果菜市場就休市了，要到什麼時候才有鮮貨，是要看老天的臉色的，誰也沒有辦法。」

之外的事情就說得不多，惠君甚至連阿宗的婚姻家庭狀態，都完全弄不清楚，也不好意思去直接多探問。因此，其他更私己的事情，像是關於彼此故鄉的點滴，照樣不會再多去相互詢問什麼，尤其不會在旁人面前提起兩人的家鄉因緣，好像其實都並不想特別撩動起來什麼似的。

像是又親又不親的奇異關係，就這樣漫長的維持著。

但在兩人這樣若即若離的互動過程，還是發展出一段介乎肉體與情感之間的關係。最早的源頭為何，惠君也不能完全記得清楚，應該是在還剛初懷第二胎的時候，因為病小孩病得特別厲害，有時嚴重起來根本起不了身，只能自己癱躺在床上，然後在床邊放個盂盆，乾嘔或翻胃想吐的時候，伸手就可以觸及。男人在出門上班前，先把給老大吃食的幾個奶瓶和一大碗鹹粥，一起溫熱

放在電鍋裡，讓她可以餵食自己和嬰兒床上的老大。

一天，阿宗就自己啟開院子未鎖牢的門，貼靠近屋子的紗窗，四下探看進來，一邊喚著：「太太，太太！你還好吧？有沒有怎樣啊？」惠君有些驚訝見到阿宗這樣忽然出現來，硬撐起半邊的身體，隔著紗窗回應說：「沒有怎樣，真的沒有怎樣！就是肚子裡的小孩鬧脾氣，人容易累也起不來而已，真的沒有怎樣。」

「我看你好幾天沒有出來買東西，我想一定是生病或什麼的了。剛才在外面聽到你家的小孩已經哭了半天，也沒有要停住的樣子，實在是有點擔心，就進來確定一下，看是不是你們都好都沒事情，這樣子的自作主張，實在很冒昧，也很對不起。但是，你真的身體都好吧？……如果沒事，那我就安心了。」

看惠君沒有回應話語，自己又不好走近窗戶，又說：「這樣吧……我去幫你配一些你常買的菜，就放到你客廳的桌上，你過一下要是覺得舒服一點的時候，可以起來稍微整理整理，這樣晚上也有東西可以煮。」然後，自己出了大門去，再回來把菜肉放進屋裡。

臨走，隔著紗窗臨靠過來，對惠君說：「你不要擔心，好好自己休養身體。我反正每天都會經過這裡，要是沒看你出來買東西，我就會多停一下，進來看看你需要些什麼好了。」惠君虛著氣，一邊道謝一邊說要付錢。阿宗就揮著手說：「先休息吧，錢的事情別擔心，我會記帳下來，改天你再一起跟我結清，這樣就可以了。……不用擔心拉，絕對不會多算你一毛的。」

然後，慢慢就睡到一塊兒去了。為什麼會這樣，其實惠君也從來沒有很明白。是因為那揮之不去的寂寞嗎？還是自己男人總顯得不太帶勁的身體慾求，讓自己不得不另尋出口？或者，自己不覺間已經被阿宗吸引住了呢？

但是，這個關係不管怎樣說，都還是顯得有些勉強的。因為阿宗的外貌毫不吸引人，瘦小的身軀顯得特別乾黑，香菸與不離口的檳榔，尤其讓他身上飄散著一股完全不引人的異味，所有其他向他買菜的女人，對他其實都是敬而遠之的。

怎樣都不該會是他吧？惠君這樣自語著。但是所以會這樣發生來，或許正是因為某種兩人間相互的憐惜所引起的，也就是說，阿宗似乎可以意識得到自己的不快樂，而自己也感覺得到阿宗生命裡的漂泊與不安，然後兩人又因為來自南部鄰近村鎮的背景，而生出取暖般互依互靠關係的吧。

想起來小時候鎮上那個新寡的女人，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外，與窮困的駝背男人遠去的事情，有些寒顫起來，彷彿自己也正將步入那同樣離奇的命運似的。但是應該不會如此的，因為惠君明白她與阿宗兩人，其實都沒有真的想要如何，事情所以會這樣發展過來，也不是兩人的本意。然而無論如何就是這樣發生了，要去攔阻其實也已經來不及，就不如等著讓它自己發展下去，以及希望最終或許會自己收尾掉。

惠君曾經想過鄰居的那些太太與自己男人，會不會開始發覺一些蛛絲馬跡

來，並私下猜測度量她與阿宗間的隱情。但她其實也並沒有太擔心這個，某個程度上她覺得自己男人就算知道這件事，也不會有什麼激烈反應的，這就是他的個性，與兩人的夫妻關係究竟如何，並沒有直接的連結。鄰居那些太太也許偶爾會注意到一些徵狀，但是她與阿宗的往來，並沒有真正黏結難分的情愫，從外面看起來，既且不夠激情也不顯頻繁，就算好奇想再細看下去，也很難找到可以扣連一起的什麼有趣線索。

日後再回想，當初在這整個關係裡，惠君真正感到害怕的，還是她暗裡一直懷疑著阿宗究竟是誰、與為何出現來的問題。惠君覺得阿宗的出現來，絕對不會是平白無故，就像是男人當初為何會與她通信，然後到最後一起結婚生子，應該都是有著自己命定的緣由。

她在與阿宗做愛的過程裡，有幾次會忽然浮現自己幼小在海灘的片段記憶來，譬如那個陌生男子的壯碩身軀、叼煙說話的語調，和腰腹間那隻青黑色老鷹刺青。以及，真正最讓她害怕因此必須去逼視的事實，就是，是否那日就是她失去處女貞操的時刻？惠君在發覺自己的初夜沒有落紅之後，會開始反覆思索這個問題，並不是因為男人的在意嫌棄，而是她自己因此把許多事情，藉此慢慢都相互連結起來思考了。

她想起自從海邊那日後，堂姐總對她顯得愧疚難言的神情，而父親似乎有些迫不及待想把她嫁到遠方去，甚至對方是個年紀略大的外省人，也沒有顯露出來太多的猶豫與不捨，還有男人初夜時對自己竟沒有落紅的從容態度，是不是他們全都老早就都知道，知道了什麼自己完全置身事外的事實呢？

就是說，他們全都知道自己早就不是處女的事實了。

那麼阿宗呢？他究竟是誰，以及他出現來這裡，究竟又代表著什麼旨意呢？惠君會努力辨識著阿宗，她想知道阿宗會不會就是當時海邊那個抽煙的陌生男人，是命運或是菩薩把他送回來我的眼前，讓我們再一次可以了斷一些未解的因緣嗎？還是，他是來對那段迷離的記憶，作出什麼補救或告白的呢？

惠君幾次幾乎要直接這樣問出口來，但是又給阿宗顯得毫不在乎的某種神色阻擋住。就只好不經心的繞著問：「阿……你後面背上的這些刺青，是什麼時候刺的啊？你怎麼會去刺這個呢？」「就是當兵時刺的拉。那時候就和連上一起混的弟兄，放假沒事約好去刺的，本來是有點想說兄弟一起相結拜的意思。可是……你也知道的，就是後來退伍各自討老婆，然後也要各自去混生活，沒有一下子，就全都散掉去了。」

「那之前呢？……之前你有自己單獨去刺過嗎？」

「沒有啊，就是當兵才開始的啊。」

「那個……你真的從來沒有刺過老鷹嗎？……在靠近肚子這裡。」指著阿宗裸露的肚腹。

「……老鷹？沒有……當然沒有啊。幹嘛要去刺什麼老鷹啊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去刺肚子這一帶是特別痛的，我那時也沒膽這樣做吧！」

「那……你真的從來沒有刺過老鷹？」

「沒有啊。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。」

惠君對這樣決斷的回答，自然有些失望，卻是依舊照樣重複問答了好幾次，惹得阿宗不耐煩起來。她依舊堅定相信在阿宗與她兩人間，應當有著什麼命定的淵源與線索，來讓這一切如此的發生來。當然，最好就是希望在兩人的生命軌跡之間，其實有些未明所以的交疊處，譬如關於那日海灘的來龍去脈，說不定可以就是彼此的共同記憶源處？

「那個……我問你歐，你一定要……一定要老老實實給我講。就是那個……那個你的第一次，到底是什麼時候做的呢？」

「第一次？你是說……第一次做這個嗎？」

「對拉，對拉。」

「初中畢業以後去當學徒的那時候，應該就是被大人帶著去做的吧！老實講，這種事情說真的也記不太清楚了。這種事情……像是這種事情，男人大家最開始不都是一樣的，不是就都是這樣的嗎？……有什麼好說的呢。」

「只是隨便問一下，不要這麼緊張好不好阿……，就隨便聊一下，可以吧。就只是我是有在想說……阿你那時到底是和誰做的？阿你又是在哪裡做的啊？」

「你到底是怎麼了？阿你怎麼老是一直在問這個啊！那麼古早以前的事情，我哪裡還會記得清楚呢。而且那時候又年輕又好奇，不管隨便跟誰隨便在哪裡，馬上都可以立刻去做的，這你一定明白的嘛！到底是跟誰還是在哪裡做，又哪裡會有差，誰哪裡會去想這麼多。」

「那你真的都不記得了嗎？那你……那你有沒有做過什麼比較特別的，譬如去到海邊或是什麼的……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講什麼，連我那個不知道現在人究竟跑到哪裡去的老婆，也從來沒有這樣問過我。老實講，她根本不會在乎這種事情，我也和她一樣的，這種吃飯睡覺的事情，我連想都不會想再去給它想回去一次的了。」

「真的全都不記得了嗎……？」

「不記得了。」

阿宗最終的消失和他當初的出現，顯得一樣的自然也平靜。就從某一日起，他以及那輛才新換沒多久的摩托三輪小貨車，就一起不再出現在這個街巷裡了。這事情的發生，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波瀾，一方面是這時候許多人家都新購了冰箱，在外面馬路靠公車站牌旁邊，也出現了一個比較鄰近的菜市場，無論出門去買菜，或是下班順便帶回來，都一樣很方便甚至便宜一些，還需要日日向阿宗買菜的人，自然就越來越少。

惠君先是有些突兀，尤其在確認他的真正消失以後，更開始有些奇異的惆悵感覺。對於阿宗與自己關係的終結，應當說惠君並沒有太多意外，彷彿那是他們兩人早就知道的必然結果，只是「為何沒有先透個訊息，或是留個音訊什

麼的呢？」

鄰里間耳語傳話說，阿宗其實是欠了賭債，連他用來營生的摩托三輪貨車，也早就賭輸轉手去了，最後所以會忽然消失去，根本只是不得不跑路躲債而已。他們說有人早在大橋墩底下，就看過他人夜在那裡聚賭多回，這次據說是被帶去地下賭場，才一次輸得精光的。而且，說他就是特別的「不服輸，越輸越要賭。難怪最後要輸到脫褲子帶跑路去，完全是活該受罪。」甚至，還有人傳說他那個沒人見過的老婆，當年就是受不了他這樣的賭性，才會帶著小孩跑掉的。

惠君對於發生的這一切，隱隱覺得有些遺憾，但她並不認為阿宗的消失去，會真正對自己的生命有何影響。她可以接受這樣的一段過程，也早早預備好這樣消逝無蹤的結果，必會最終就是這樣發生來的。只是對她而言，究竟要如何安置阿宗入自己的過往記憶裡，並讓這樣的一段記憶，可以與其他的記憶連結共存，才是真正顯得困難的事情。

也就是說，惠君發覺在自己的生命裡，許多記憶其實都是斷裂不相連結的。雖然所有的記憶，看起來都是從自己一人的身體與生活裡面，一點一滴的長大與蔓延起來，像依附著母體樹幹的分歧枝椏，全部相互交夾連結，是同個枝幹樹木的一家人，但其實如果仔細看下去，自己的每一段記憶，似乎又各自獨立的存有，不願意也無法與別的其他記憶，產生什麼必然的關連。也就是說，雖然她的所有記憶，看似一家人的連結一體，其實又各自矛盾與斷裂的分歧飄飛著。

惠君多麼希望能把阿宗放進入自己的其他記憶裡，譬如與海邊男子的關連，甚至因此得以回答自己沒有落紅的原因，就像是在解謎一樣，讓一條一條的記憶，像猜謎揭曉一樣的相互扣連起來，讓它們通通變得順暢合理也圓滿。但是，惠君也知道真正的人生與現實，從來就不會這樣成全別人，就像阿宗這樣一整段事情，最終依舊只會是成為某個不相干的人，忽然無因從平行線外出現來，在與自己的人生共行一段時間，又忽然自己消失去，沒有任何原因與暗示可尋，更沒有留下任何必然的解答來做安慰。

也因為對於沒有落紅的不斷思索，惠君竟忽然想起來另外一段幾乎全然消失的記憶來。那是大約初上小學的某日，與稚子上到她家二樓無人的榻榻米房間，稚子神秘對她比著靜聲不語的手勢，並小心拉關起來透光的紙拉門。她知道稚子的父母都在午睡，女傭也在休息，院子的蟬鳴極度喧囂，此外世界顯得極其遙遠沈寂。

稚子起先沒有說什麼，與她面對面的席地坐下，然後拿出自己的那只洋娃娃，一件件脫光了娃娃的衣服。她有些困惑，但同時感覺得一種莫名的騷動感，似乎預感到什麼未明事物的即將發生。就問著：

「稚子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「噓，小聲一點。我們來玩一起洗澡的遊戲吧！」

示意她也把自己的衣服脫了。

惠君就聽話地脫光衣服，立在那兒望著稚子。

「躺下來，和娃娃一樣的躺著，我來幫你們兩個一起洗澡。」

稚子就拿著一塊布，作勢開始幫兩人擦洗著身子，一邊還吟唱著什麼斷續的日本歌曲。她閉起眼睛，安靜地想像著三個人一起洗澡的狀態，感覺光線柔和地透過紙拉門，燈籠般籠罩住了她們。

忽然，稚子就平平壓躺到她的身軀上面來。她睜眼驚慌地叫著：

「稚子，稚子。」

稚子望著她，用手比著噓聲的姿勢。這時她注意在身子上的稚子，也同樣赤裸著身體。她們的眼臉幾乎直接貼靠，她可以清楚聽到稚子的呼吸聲音，和緩勻稱起落。她不敢有任何動靜，就等待著稚子的下一個舉動。然而，稚子卻離奇並沒有任何動作，與她一樣安靜躺臥在這恬靜的房室裡。

時間，顯得極度悠長與緩慢。

忽然，紙門就被拉開來，稚子的母親立在那裡，從高處望著她們。緊抿著的嘴角與嚴厲的眼神，讓她們明白的立刻起身穿衣，稚子似乎想對母親做什麼解釋，但卻被母親以眼神制止，並要求惠君馬上回家去：

「請你現在就回家去，以後也不准再來這樓上了。還有，關於這一件事情，你們兩個都不准對別人說，包括阿君你的母親，知道了嗎！你現在回家去，現在就回去。」

她驚慌地下了樓，自己啟門出去。然後聽到樓上響起稚子的哭泣聲，與稚子母親以日語不斷責罵並杖打她的聲音。惠君就奔跑起來，往著自己家裡的方向，一路不歇地奔跑過去，彷彿依舊聽得到稚子哭喊的悲切聲音，遠遠地繼續傳過來：「不敢了，我下次不敢了！」

顯得莫名與破碎的記憶，會這樣無預警地穿幕而出，讓惠君顯得無措也茫然。有時就會想起來小鎮的那間三山國王廟，那是母親最篤信的神佛所在，從小母親就不斷告訴她，一切事情神明都會自有安排，所有的一切一切，全都是老天注定的旨意。「那如果真的全是這樣子，那我們還有需要去做些什麼了呢？」她問著。「什麼都不用特別去做，所有一切神明都會做好安排的。」「什麼都不用做嗎？」她露出困惑的表情。「是的，什麼都不用特別去做的，」然後又補充著說：「就是記得要常常給神明燒香念經，還有千萬……尤其就是千千萬萬不可以自作主張，想要去插手什麼神明的事情。你要知道，最最要不得的，就是想亂去插手神明的事情，你千萬要記住這個。明白嘛，你這樣有聽明白嘛！」

是的，當然就是這樣的，這世界一直就是這樣永遠無法介入，惠君完全明白。

因此，惠君面對自己支離破碎的記憶，彷彿相信這一切全都是神明的旨意，完全不去想應當如何插手進去，更不知道究竟可不可以或該不該去插手，

讓他們可以因此顯得條理清楚，而不總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繼續各自紛雜斷離去，像夜裡突然降臨的狂亂紛飛暴雨，一支支射向各自選擇的茫然方向，並且在黎明破曉的前一刻，全然再次失去蹤影，沒有留下任何線索與話語的說明。

惠君從來沒有對男人提起阿宗的存在事實，這也不算是蓄意的隱瞞或迴避，她就只是覺得男人與阿宗，根本像是兩個互不相干、也各自運轉的星球，本來就永遠碰不到面，也沒有理由需要相互知道或認識。

但是，她有時也會暗裡想著，男人似乎對一切都不在乎的態度，究竟原因是為何呢？是因為他那段戰爭失敗與受辱的記憶，使他對人生有了失望的感受嗎？或者，是因為他唯一最親近的母親逝世，讓他對其他事情都提不起精神了？還是我就是一個讓他引不起興趣的女人？或者，他本來就是一個冷淡的人呢？

惠君甚至試著想過男人也有著其它暗裡情人的狀況。她把可能的人一個一個的想像一遍，譬如男人同事那個嬌小的妻子，每次見到男人就興奮用著家鄉話，與男人說個不停的那個女人，他們會發展出暗隱的什麼情愫嗎？或者，還是男人固定去剪頭的那個巷口理髮店，他們說在那種地方也是會兼做一些其他生意的，也許男人會與那個化著濃妝、常坐在店門口看路人的女剪髮師，發生什麼勾搭的情事來的。

惠君確實聽到不少女人的耳語，說這個剪髮師以前是在一些不好的場所做過，說是在中山北路那一帶，就是專門做越戰休假來台灣的美軍生意的。惠君對這些事情有些不明所以，會追著問說：「那是要會說英文才可以做這種事情的嗎？」回說：「當然是要會說一點的吧！」「那很不容易的啊！」「也還好，做久了自然就多少都是會講一點的吧。」「所以她真的可以和那些外國人說話聊天的歐？」「應該是吧，要不然怎麼做生意啊！」惠君雖然如同其他女人，私下不恥著這個女剪髮師的過往行徑，但是光是聽到能夠講英文這樣的說法，惠君其實隱隱又對那女人有些佩服著了。

她也間接地去試探男人的看法：「欸，那個我有聽鄰居的太太說，說那個你常去剪頭髮那家的那個女剪髮師，以前有在中山北路那邊做過呢，是吧？」

「做過什麼？」男人露出渾然不覺的表情。

「就是那種不正當的行業啊，聽說還是專門做美軍的呢！」

「有這種事情？」

「而且聽說她以前是會說美國話的。」

「喔。」

「你去剪頭髮都沒有聽她說過美國話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一句都沒有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這樣簡短與近乎無趣的回答，讓惠君既是覺得失望、同時又有些欣慰。但是，就算是這樣直接男女湊對的去做想像，她發覺依舊無法真的見到男人顯現的激情神色，就是譬如男人因偷情而顯得興奮的表情，似乎是無法在男人臉上出現來的。男人的臉面有一種正經到近乎嚴肅的表情，甚至讓人覺得是不屑著什麼的神情，彷彿他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，都沾染了什麼骯髒東西似的。

這樣的表情困惑了惠君很久，尤其剛在一起生活的時候，自己的每一個微小舉止，譬如擺置牙刷的位置，折疊衣物的方法，或者煮食菜餚的口味，隱約都要感覺到男人的不贊同。只是他卻從來就不願意說出心裡的意思，只在神色裡透露某種不同意的暗示，譬如微微皺起的眉頭、忽然頓住不語的表情，讓她只是益發慌亂起來。

有時，惠君甚至希望男人乾脆固定去嫖妓也好，因為她幾乎能感覺男人從來就是不快樂的，是那種悶住了什麼的不快樂。惠君對此卻已經無能為力，不知道還可以如何作為，來引發男人的生命興致。但是，她知道男人並不會這樣想的，男人應該對於自己的生活狀態，有一定程度的滿意自足，他盡心盡力維護著這個家庭的生活所需，努力扮演著好丈夫與好父親的角色，節省認真又沒有不良嗜好，一切看起來都循序合理，完全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挑剔，以及可以顯現出自己是個不快樂的男人。

譬如男人每日晨五點一出頭，必要起床來聽收音機學習英語，而且經年累月也完全堅持不變。男人這種反覆不懈的規律行為，也讓惠君難以明白動機為何，會問著：「這是為了要升等考試什麼用的嗎？」男人說不是。又再問：「那是為了以後工作需要，還是可能會出國出差什麼的作準備嗎？」男人回說也完全不是。「那你這麼認真學習英文，究竟是為了什麼呢？」男人只是搖搖頭，不願意多做解釋，讓惠君只能困惑著。

男人這樣某種沮喪與固執並存的態度，有時會讓惠君很不舒服。她完全不能明白這樣似乎顯現抗拒與悲觀的態度，除了讓男人與這整個現實世界，越發相互格格不入外，還能有著什麼其他的正面意義。當然男人自然也有一些優點好處，譬如對於認真堅持學習英文這件事情，惠君雖然依舊不明白原因為何，卻也還是會滋生出內裡難明的敬意。

尤其，日後在男人染了怪病，四處吃藥看病，完全不得要領的時候，聽男人有時自己嘆氣地說：「阿，要是可以生活在美國，這個病大概老早就醫治好了吧！」惠君就感覺到命運般忽然地深重羞愧，原來這一切就肇因於自己一家的窮困無力，沒法讓男人可以去到美國就醫，因此才必須承受這樣不知名的持續苦痛，也似乎永遠無法在自己的家鄉住居裡面，得到真正的醫療幫助與康復。

儘管如此，男人沒有緣由的嚴肅與認真學習態度，惠君先是感到困惑不解，後來甚至有時也會因此發怒不悅。尤其，這樣清晨傳出來的英文廣播教學聲音，與男人過度認真不斷模仿的重複語音腔調，逐漸成了巷子裡其他人家的暗裡笑話，有人會有意無意的說著：「啊，你家的那個真是上進啊，以後一定會升官發財，前途不可限量的啊！」男人對此渾然不覺，惠君卻覺得羞愧難安。

是啊，為何需要這樣日日不歇的認真學習英文啊？是在搏取什麼未來的獎賞嗎？像是在等待什麼榮光的出現，還是十年寒窗苦讀故事的再現嗎？然而，類似這種沒有原因的堅持與固執，卻正是男人平日生活舉止的經常狀態。惠君也逐漸明白，這樣顯得難以屈服與固執的特質，雖然會讓男人在啟始贏得到某些讚美，終究還是使得大部分的人，認定這人與這些事情的歧異難接近，更因此會與她們一家維持疏遠的距離。

或許，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，就算同巷子一起居住了十幾年，他們一家還是沒能真正顯出與鄰里融入無瑕的狀態。這尤其可以從兩個小孩的長成看得出來，老大還算比較能與鄰居小孩結成玩伴，譬如在那段所有人都瘋迷著棒球的時間裡，大兒子也經常會出現在分隊玩棒球的街巷團體裡，扮演著什麼參與的角色。但是惠君同時注意到，或許因為棒球需要用到的人手多，大兒子才被接受一起玩耍，之後當一起輪流騎玩巷子僅有幾部腳踏車的時候，大兒子就只能遠遠羨慕張望著，並不會受到參與的邀約。

但是，真正出現的問題，其實應該算是小兒子。這個讓她受盡難挨懷孕歷程的小兒子，初生下來就顯得特別的白晰脆弱，男人說模樣像極他記憶中那個死去的父親。在學步蹣跚的時候，因為特別安靜乖巧，又有著顯得曲捲淡色的頭髮，搭配著長長的睫毛，一啟始是引來大家的歡心與好奇，看到會說：「這根本就是一個洋娃娃阿，你看他的眼睛和頭髮，也太像是一個漂亮的洋娃娃了吧！」

惠君很快注意到二兒子個性的不尋常。首先，是近乎過度沈默的不語狀態，完全不像老大或其他的小孩，會以啼哭來表達自己的需求或情緒。小兒子也不是失聰啞巴什麼的，甚至帶去給小兒科醫生檢查，也說看來一切很聰明，然後反應都正常：「不必太擔心，可能就真的是個不愛哭鬧的小孩而已。」

惠君知道不只是這樣，小兒子餓了不會哭著索奶，發燒依舊沒有肢體動作或聲音來傳達抱怨，都暗示著一個奇異性格的出現。日後在他繼續成長的過程裡，依舊不會向他人去需求索取什麼的習性，益發明顯的逐日呈現出來，也讓他完全無法融入到任何他人的一起活動去。此外，他面容上略顯相貼近的輕微鬥雞眼，以及淡淡捲曲未退的頭髮與睫毛，更遭致其他同齡者的取笑排斥，連自己哥哥也很快就覺查這事實，而選擇不與弟弟為伍的立場，任惠君威脅打罵也難以改變。

男人對這樣的狀態，似乎不怎麼在意，當惠君述說起來擔憂與憤怒時，通常僅是安慰地說著：「孩子還這麼小，不必擔心太多拉，長大一切都會自然解決的。我小時候也看過很多奇怪的小孩啊，後來不都通通沒事了，有些甚至還特別優秀傑出的呢！」

惠君知道並不是這樣，她知道小兒子是個不一樣的小孩，並不是因為不正常需要治療什麼的，但就是和大家不一樣。這會令她擔心，她不知道小兒子未來的人生，會不會因此特別崎嶇與辛苦，會不會讓他因此要不斷自我徬徨，甚

至並與他人歧異難容？惠君不知道未來究竟會如何，她為這彷彿可以預感到的不幸結果，經常地在心底擔憂疼痛著。

但是，這些旁觀起來的隱約不幸，似乎完全沒有被小兒子察覺。他在幼小的成長過程裡，會以一種近乎甜美的包容與快樂，來接納他人一切對他的歧異對待。也就是說，如同即令餓了也不索取奶水的舉止，小兒子在進到學校去受教育前，都表現出一種受餓挨凍、或是遭他人欺凌壓迫，也可以完全沒有抱怨，只是甜美對著周遭一切事物，微笑著接受的和緩舉止態度，令所有見到的人都驚異難明。

但是，他在看似一切柔順和緩的同時，也顯現對於四圍正在發生的一切行為，絲毫不想參與進入的疏離態度。也就是說，小兒子如此淡然與接受一切的個性，並沒有顯得更能融入周遭的世界，反而益發彰顯出他的奇異特殊。這樣的一切，當然都令惠君擔心。但是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小兒子的舉止行為，並沒有生出任何實存的問題，或引發男人與她在餵養上的困擾。反而，小兒子的生長照顧，正因為有著一切都可以接受的乖順態度，相對更要顯得容易許多。

但是，惠君也沒有太多時間，可以去分神照顧到這個問題，因為男人忽然就開始身體衰頹起來。先是會在夜裡咳個不停，因此睡得不安穩，白天特別會覺得疲倦，不時就需要休息補眠，四處看了不同的醫院，也找不出什麼病因。到最後，因為請假超過了允許的天數與範圍，甚至面臨到或許必須停職的壓力，甚至已經明的暗的各種說話，都間接透過別人傳過來了。

惠君就逐漸慌張，男人也明白這樣處境的臨來，但卻沒有任何應對的想法。後來，還是男人的科長上司主動找惠君談了一次，說不如讓男人用傷病的名義，主動去申請離職，他可以儘量為男人多要一些補助金額。然後這個空出來的職缺，後來聽說就是給上司的後輩打算頂去，但這部分惠君並不真的在意。

當然，上司也承諾說會為惠君安排一個工友的缺：

「你知道現在要進公家單位，都是很不容易的。正剛老弟和我們算是老同事了，正綱的事情絕對就是我們大家的事情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正綱的身體還是一定要先顧好，免得忽然出了事情，就全部什麼都沒有了。正綱這樣忽然離職，當然是很可惜的，尤其現在要進公家單位是很不容易，你也一定知道，有太多好學歷的人，全都是排隊等著要進來。其實，我有去查了你的資料，你的高中畢業學歷、加上在小學代課老師的資歷，勉強算是合格適用，我可以先安排你進來，就先去接一個工友的職缺。你不要覺得工友的名稱不好聽，這總是個正式的缺，一樣有福利有保障，以後還可以找機會再慢慢升遷。而且，還是總要先想到怎樣把兩個小孩顧好這件事情，其他的安排以後再慢慢來看，我這樣說應該是對的吧。而且，你現在如果真的就進來頂這個職位，自然可以完全不必太擔心，以後有我在這裡，一定會特別照應你的，完全不必擔心的啊。」

惠君有些訝異這樣一切理所當然的安排。她繼續專注地望著科長，神色顯

得有些恍惚，科長又繼續勸著她：「你不用特別謝我，也不用去想太多，就先快去把這個位子佔下來，其他的事情，以後一步一步來解決。反正這裡一切有我在，你就放心的進來，慢慢我自然會再做安排的。」

惠君聽了，就自己站起來，往大門的方向走了幾步。然後又停下來，回頭說：「謝謝科長的好意，願意為我們一家著想，正綱這樣長時間一直麻煩也拖累著你，我們真的很過意不去。他必須主動離職的事情，我們會就按照你的意思去辦理，要是能多爭取一些補助的金額，就真的要多謝科長的好意與幫忙。至於幫我另外安插的工作，我就心領科長的好意了。我現在還算年輕身體四肢也都健全靈活，找個勞力工作應該沒有問題，完全可以自己做安排，你就不用特別去為我費心。我當然知道現在公家的工作很難找，這樣的機會放棄絕對是很可惜的，但是所以必須婉謝科長的好意，也絕對不是工友這樣的職缺不夠好。事實上，是因為兩個小孩都太小，我想還是在家附近找事做，可以同時顧得來家裡的料理情況，才會比較符合我的需求。」

科長顯得困惑不解，但是也沒有堅持，就同意了這一切的安排。

惠君回家和男人說起來，男人先是低頭不語，後來還是沉沉地說著：

「有必要這樣嗎？人家畢竟也是好意，有必要這樣去拒絕嗎？」

惠君拿出手絹，在手裡絞著絞著。隔了大半天，才說：

「正綱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也明白現在想要去佔個公家機關的缺，是難上加難的事情。但我覺得這整個過程裡，你才是真正最受委屈的，生病請假又不是故意的，這樣的情誼都顧不到嗎？我更無法接受他們這樣對你之後，再給我這樣一個小恩惠作彌補。要是我接受了這個缺，就不是也一樣屈辱了你嗎？」

「惠君，你不要這樣去想事情，一點必要也沒有。沒有什麼叫做屈辱不屈辱這種事情的，我們現在就只是要趕緊把生活顧起來就好了。你根本完全不用特別擔心我的委屈還是什麼的，我真正掛心的畢竟是你和小孩日後的生活啊！」

「正綱，你放心，我也不是傻到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，但是我也不會讓人家隨便在我的臉上吐口水的。這件事情我還是堅持我們要有個自己的原則和尊嚴，沒有那份他給的工友的缺，我就不信我們一家就要餓死沒路可走。」

「也不是這樣講的，就只是……就只是人生有時也不必這樣硬要去逞強的。」

「別擔心，我也有去問過一些人。就在黃昏市場過去不遠的那邊，有間新開的鞋子工廠正在招人，我只要騎腳踏車過去就可以到了，上下班來回都很方便，甚至還能顧得到料理家裡的事情。而且，他們說還可以自己批東西回來在家做，說都是另外論件計酬，雖然錢不算太多，但是我這樣就容易兩邊都顧到。然後，以後你要是身體好一些的話，說不定也可以一起幫忙，多少做一些賺一些。」

趙正綱望著惠君，知道她的心意已確定，就點點頭不再說話了。